

綠色中國

綠色之韻 山水田園萬年畫

特刊
責任編輯：陳華超
版面設計：李錦霞

走基層

記者感言：

錦繡田園 無上樂土

洱海秀水，蓮開柳舞白鷺飛，偶爾見三兩漁民行舟湖上；一座蒼山，四時花開各異，山間清泉潺潺；山湖之間，大理古城，青瓦白牆，良田萬頃，三月菜花嫩黃，六月秧稻翠綠，不時見戴草帽的老伯和阿孀在田間勞作，熱了柳樹下休息片刻，悠悠耕種不慢不急，夕陽西下雙雙歸去湖邊的家中。這一切如畫景致正是大理獨有的山水田園、農耕文化的真實寫照。而在洱海的東面，被譽為「生態新城、創業樂土、宜居家園」的海東山地城市正在投入巨資，有望再造一個低碳綠色、依山傍水、全國少有的新城區。「百二河山」和諧於蒼洱之間，田園城鎮共融發展大計中。

在各地城鎮化迅速推進的今天，大理用什麼樣的智慧，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和犧牲，保留並創造出了這樣一片滿溢着自然靈秀和田園風光的樂土？香港文匯報近期將陸續推出「記者走基層」系列報道之《綠色之美》、《綠色之源》、《綠色之趣》，希望讀者能夠從本報記者採訪到的故事中找到些許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王晉、李艷娟、芮田甜 大理報道



■2011年7月29日，本報記者深入基層，在八旬老人張現雲正在修建的新家裏採訪。



■近年來，大理州委、州政府着力保護海西，打造山水歷史文化名城。

田園永固 八旬老人三搬家

在大理白族人家中有喝三道茶的習俗，茶的滋味分別為「一苦二甜三回味」，寓意人生不同的境遇。對大理市海東鎮南七場村近八旬的張現雲來說，全家三次搬遷的經歷，亦如白族三道茶的滋味，給他留下深刻的記憶。

從最初和家人住在南七場村離海遠的地方，到1991年在海邊6分多的宅基地上建好房全家入住，到2009年為恢復洱海湖濱生態，海邊房屋拆遷，全家又不得不搬離居住了十年的家園，開始在安置點上第三次建蓋房屋。這家與海相伴的人家，同時也見證着洱海不同時期跌宕起伏的命運。「小時候，村裡只有一口井，人大多不夠喝都是直接挑洱海裡的水喝，到海邊發展網箱養魚水變臭了，如今洱海治理水又變清了。」

「住在海邊最安逸，風景好，可以撈波浪沖出來的海草餵雞、豬或做青飼料。建海邊的房子時，老伴最辛苦，每天要燒火給工人做4頓飯，做飯做到怕。帶著三個孩子用手推車拉土把院子填平，光房子的地基都花了2個月零8天。」花了這麼多心血和汗水住了十多年的家要拆掉，老伴想不通，兒媳很反對。

張現雲不斷安慰老伴，洱海治理是為了我們生活得更好，房子拆了還可重建，破舊立新嘛。如今，在政府的重新安置和補償下，張現雲的新房已經開建，看着安置點上建蓋的新房一天一天成型，老人很高興。「大門很寬，可以開車進來。家裡有衛生間，洗澡間比原來要方便很多。」爬上新建房的三樓，老人指着右邊說，你看，在這裡也能看到海。



■通過整治，大理營造出了一個生態良好、充滿文化氣息和民族特色的恬靜人居環境。

「保護開發」雙核驅動 田園山地美了大理

蒼洱地區秀美的山水田園風光的再現，與大理州近年來認真貫徹雲南省委、省政府現場辦公會議精神，切實開展「保護洱海、保護海西，開發海東、開發儀儀」的「兩保護、兩開發」的舉措緊密相關。

海西保護 山水田園一幅畫

沒有了洱海邊的萬頃田園，也就沒有了承擔秀美風光與厚重文化的載體。為有效保護海西18萬畝耕地，保護秀美蒼洱田園景觀。近年來，大理州委、州政府按照「着力保護海西、打造山水歷史文化名城」和「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再現大理優美田園風光」的要求，下大力氣將海西片區打造成「大理農耕文化的承載區，四千年文明和白族傳統文化的展示區，康體休閒度假旅遊區」。

在「保護海西」的過程中，大理用超前視角、發展眼光對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進行科學、全面、系統地規劃與保護，把海西保護、田園風光與洱海保護、耕地保護、新農村建設、旅遊產業發展和群眾增收致富有機結合，先後實施了「三退三還」、「百村整治」、「文明衛生村創建」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營造出了一個生態良好、充滿文化氣息

和民族特色的恬靜人居環境。

城鎮上山 海東再造新天地

海東新區毗鄰洱海，集山、海、灣、島、濕地於一身，既是未來大理的發展潛力所在，也是大理州「兩保護、兩開發」的核心。

開發海東，是大理州科學解決山水田園保護與城市迅猛發展之間矛盾的有效舉措，因而確定了打造以海東為主山地新城，走城鄉建設向山地發展，走山地、山水、生態型城鎮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儘管是一座山地新城，但海東的開發處處體現着「環保先行」的理念。在城市開發建設中將合理劃分環境分區，確定符合各區的環境要求，制訂科學合理的環境目標。目前，海東山地新城區首期基礎設施概算投資達100億元，幾乎都以環保、低碳項目為主。

在項目建設過程中，大理州積極推進「引進理念、引進人才、引進資金、引進管理」的措施，從體制創新和基礎設施重點項目上尋求突破口，力求將海東建設成為「生態新城，創業樂土，宜居家園」。目前，華彬集團、雲南城投集團圍繞海東開發已經進入實質操作階段，兩大集團規劃將在未來三年內徹底改變海東的面貌。



■大理人希望洱海生態恢復得更好，讓子孫後代也能欣賞享受這片湖泊的美麗富饒。

退房還湖 損失百萬心無怨

大理鎮龍下登村的楊漢彬，做了20年的建築工程，常年奔波於下關、昆明兩地，他用當時積攢下的所有積蓄在1994年政府批給的洱海邊537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蓋房屋。可曾想，這塊承載整個家庭夢想的土地後來成了老楊的「傷心地」。

2002年，造價27萬元的房子基礎設施剛建好，因正好處在恢復洱海生態的「退房還湖」範圍內，面臨着拆遷。老楊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一方面是20年的積蓄全都投在了這塊地上，家人是竭力反對；另一方面是村子裡涉及「退房還湖」拆遷的其餘23家農戶都看着老楊。「農人蓋座房子不容易，用盡了全部積蓄；家裡人為這個事和我鬧矛盾，都不同意；因為我投入最大，拆遷

損失也最大，村裡人都看着我老楊，只要我退，他們就退。哎，當時為這塊地弄得特別心煩！」

作為一家之長，老楊還是作出了退房還湖的決定。「這地還得退！」老楊建議政府將自家的宅基地綠化之後作為村裡人休閒的廣場，以及村裡消防防火的取水點。如今這塊土地綠意盎然，周邊的灘塗上不時會有水鳥來棲息。

如今，隨着大理旅遊的升溫，海邊的房子變得炙手可熱。「現在村裡沿海第一排的房屋外租出去，租個10-15年，大都可收入50-60萬元。如果按這樣計算，我在這塊地上的經濟損失是200萬。一提起海邊房子的字眼，家裡人都會埋怨。」說到這裡，老楊把頭轉向另一邊，緊抿着嘴唇說不出話來。

這樣的傷感不難理解，可是老楊依然在其中找到平衡自己的關鍵。「只有這十年的努力，洱海水質越來越好，人家才肯來我們海邊租房居住、度假旅遊。大環境好了，小環境才能好起來。」作為村民小組長的老楊帶領村裡人進行現代新農村建設，成為整治洱海流域100個自然村的模範村。現在村裡的旅遊業發展迅猛，靠海的大農家樂有3家，房屋外租的有8家，村民的人均收入從2008年的4000多元增長到2010年的5000元。



■退房還湖，楊漢彬退出一片新天地。



■在各地城鎮化迅速推進的今天，大理人用智慧保留並創造出了這樣一片滿溢着自然靈秀和田園風光的樂土。

塘退湖進 一片碧波白鷺飛

從小喝着洱海水長大，在洱海的支流裡抓魚，在海裡游泳嬉戲，到青年在洱海裡靠網箱養魚致富，再到中年成為洱海的灘地協管員，大理市上關鎮西開尾村的杜子鈞的人生軌跡生動地映射出洱海居民與洱海在不同時期息息相關卻又跌宕起伏的生活際遇。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杜子鈞的口頭禪是「我說句實話」。他不迴避對於洱海的熱愛；不迴避因洱海保護，自己接連遭遇「取消機動漁船、取消網箱養魚」的「雙取消」，以及緊隨而來的「退田還湖、退房還湖、退塘還湖」的「三退三還」兩項政策時自己強烈的思想衝突；不迴避早些時候自己環保意識差，有過自家的魚死後就直接扔進洱海裡的舉動；不迴避成為灘地協管員後即使遭遇被毆打的恐嚇，也要制止濫砍濫伐海邊樹木的行為。

這個爽直的大理白族漢子的生活史就是人類社會與自然日趨和諧發展歷史的一個縮影。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裡，這個從小靠海生活的人見證着洱海的變遷。「說句實話，我們網箱養魚多養草魚，最早的時候在洱海裡撈水草就可以把魚養好。海邊人多地少，養魚是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好的年景一年的純收入可到2萬元。後來，養魚的人越來越多，1995年的時候這一片網箱養魚的人家就達上千家。那時，水草被打撈完了，於是就開始餵魚飼料，一天投下去的飼料在10-20噸，到處都是魚的糞便和吃不完的飼料，你說對海的污染有多大啊？」

水質迅速惡化，網箱裡的魚大面積死亡，海邊割回的青草有臭味，奶牛都不願意吃，村裡人守着這麼大一湖水卻沒水喝，種種生態惡化帶來的影響，讓老杜開始思考海邊人家與洱海的關係。「我們海邊人，世世代代享受着洱海豐富的資源，吃也吃洱海，喝也喝洱海。說句實話，洱海好了，受益的是我們；洱海治理不好，受害的是我們。」所以當政策下來時，老杜雖覺得損失嚴重，但想起水質惡化自己生活處處受影響的情景，也就按政策取消了自己投資4萬、每年有近2萬收入的網箱養魚和機動船，退出一畝多的田地還原海邊濕地。並積極與村裡的4個人一起管護湖邊近800畝的灘地，每天工作7小時。

當從工作地點返回家的路上，老杜指着遠方一片生機勃勃、白鷺翻飛的濕地欣慰地說，那就是當初養魚的地方，現在都有白鷺來安家了。「常常給孫子講起我們小時抓魚的情景，孩子們對這類已消失的魚種好奇極了。每當這時候，我總覺得惋惜極了，希望洱海生態更加好，子孫後代也能欣賞享受這片湖泊的美麗富饒。」



■灘地協管員杜子鈞的生活史就是人類社會與自然日趨和諧發展歷史的一個縮影